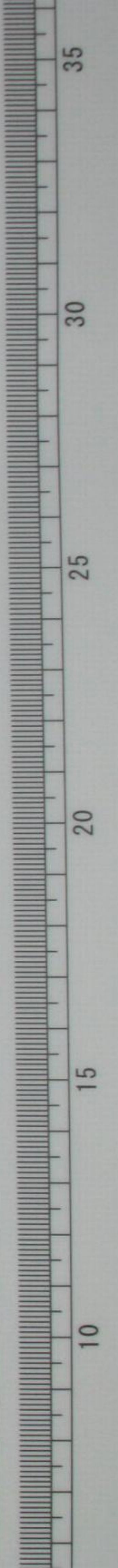


戰國策正解

衛 燕下  
中山 宋  
十終 九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01  
13



文庫 17  
W201  
13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橫田惟孝著

燕下

惠王

凡二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為燕之為于偽反下為燕為將自為敢為同盡津忍反下同屬齊田單音燭未下之下遐嫁反間古竟反將子匠反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下

後形圖說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 89878

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  
 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  
 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  
 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  
 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  
 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  
 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望諸君乃使人  
 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  
 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

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

說質鑽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昭王命伐齊之命而速下三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知久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護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為辭說言不敢自為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理罪也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明故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

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  
 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  
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  
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反處  
孟反下同錯七路反○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先王  
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  
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  
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  
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  
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反下同夫音扶下皆同  
舉史記作與此恐誤徑捷也鮑彪

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思按新臣乃口  
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  
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符

使者所執以為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反也  
反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殺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

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濟子禮反  
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  
而殺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  
北之兵亦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

子齊之表也。作為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薊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冀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為脛其志。

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頓猶墜也。封之謂封為昌國君。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後世。宋繩證反。施以致反。萌氓通。○蚤知。先見也。八石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介。

也。萌隸。謂至賤者。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夫人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字。此恐行。鳩夷。楫名。謂馬革為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音改。行他適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離。離通。非。誹。通。墮。墮許規反。

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間。蚤。

後周國難

後周國難

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敵使趙伐之以為利非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

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林西仲

曰此明己不輔趙恐待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

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親疑當作信音之誤

也疏遠教自謂也

考異

坊本無數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燕作乘燕忘作亡代將軍下無者字史記先王之教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字餘教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魏宗作趙宗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曆纂作磨史記同坊本慝作順下有字字盧本纂作慝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

張刃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刃刃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反子

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

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說始銳反要

覆視之也

考異

諸本反作及今從一本

王喜

凡三章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金為壽也

後周

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

子樂間為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

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

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

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

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令力呈反乘毅之族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

謝焉書下疑脫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

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吏反○端新

序作謂此恐誤謂告也願謂欲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

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

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曰莫不知新序作弗聞與下文

國人未知文意相似此恐行不字微密也不敢斥言出奔以為婉詞是所以天下莫不聞也寡人

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久

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久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

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津盡  
忍反下同。要一遙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  
所新序作惡。所蓋心是惡字。殘刺。當作惡。謂於何也。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  
 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  
之。施始致反。任音壬。下同。為于偽反。○故特也。失過  
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  
特順用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  
任負也。  
 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  
 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  
 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  
 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  
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  
字。  
 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  
 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久以自益。  
 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關君長曰。美蓋謂  
受位以成尊之屬。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  
 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  
猶猶均也。  
 柳下惠不以  
 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



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

言間微出明怨異於

柳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

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謂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

猶害久而累之累疑作絕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疎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

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復扶又反言

王有罪故間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

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

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意抑古通

用詳見秦策慝疑當作慝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樂間樂乘怨

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卒子律反

考異

坊本攻伐作攻伐心所作孰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訛一本受位作受任蓋作盡

新序同坊本損乎下無願字高本無簡棄之簡字坊本無間樂之樂字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音併下同○并猶合也趙時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燕王

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

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

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

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趙王以為然而遣之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交反下使者同為秦之為于偽反

下為王同○為秦言為趙有秦也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

後周國策

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夫音扶。○有保，有之有。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

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

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

能報而勝之，并燕謂兼有之。愚謂受謂趙受秦之制令也。

**考異** 坊本郊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質音致。○林西仲曰：歸為兵名。太子丹患之，謂其太

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

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

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之。太子曰：然則何由？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太傅曰：

請入圖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為是言。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

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

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樊將軍為辭單于匈奴號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關君長曰心昏不知且其可恐禍至必速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

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卒子律及下同○徐字遠曰太子事欲速就故不能

他圖而定計於刺客也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沈亦深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造七到及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却行不敢背之也田先生坐定

左右無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

也先之先西薦及○使任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

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

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過音下

同○樓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不逮不及壯盛之時也不自外謂所託事重故不自疎外太子也

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

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

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

長丁文及下長者同為行之行下孟及荀悅曰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無下字此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歎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

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為丹自稱未允

今秦有貪饜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

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盡津忍反

下除已盡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反，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使者畢使同，刺七亦反，間古莧反，○窺以重利，謂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可親近，以逞所欲，為償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史之亡後得合從此其大指。

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荆軻初以太子丹未必為真知已，不得不讓，再念田光良友，不可徒死，於是不諾。

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騎奇寄反，恐丘勇反，下同。○略，荆卿曰：微太子取也，言丹必死亡，故不得長侍。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

說音悅○信謂贄也親親近也督九燕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

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

意願足下更慮之

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

荆軻知太子不忍

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

何

於期樊將軍名

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

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抗其胸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林西仲曰搯擬

擊也連劫刺都在內抗抵也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

為自刎之狀關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

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入血濡縷人無

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

盛音成淬焠通取內反○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男

子也愚謂淬燒劍而入水也林西仲曰血出僅如一

綫言極少也為裝治行裝謂將匕首入督亢圖內以

匣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力

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人未  
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如竟成豎子之名不  
必幼童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

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  
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為于偽反下嘉為前為為燕同復扶又  
及下同豎殊遇反義同賢○關君長曰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  
喪服送之以堅其意至易

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  
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和戶卧反  
徵張里反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

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下

後周園藏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

遺唯季反朝直遙反○劉伯莊曰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

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

即秦儀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

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

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奉芳勇反○懼懼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

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恐秦王竟喚武陽無所施其劫刺故為

此語欲下代武陽持圖上殿

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

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搥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見賢

遍反操七刀反○室鞘也秦王欲拔劍而劍長急遽把持其鞘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卒粹同下卒惶同夏戶雅反下同且七餘



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

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

之易於施力也關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

負劔愚謂廢猶什也齊策犬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

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

能判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

秦王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

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坐才財反差初佳反

者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

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

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

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

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

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

仲曰稱荆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為丹所疑不得

待客與俱也稱為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

漸離即用軻所以

不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

容高本是謂作是以為之謀也作為謀二字

後形圖載

後形圖載

坊本其勇沈沈而慮沈道太子下無曰字高本傳  
 交間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即起作則起高  
 本至門下無或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  
 俛作田先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  
 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宣高本以死  
 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饜作  
 利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  
 莫敦彼悉作使參諸本脫作則今從一本盧本彼  
 大作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願下無而字高本  
 大事下無也字坊本日造問作日造門下高本  
 無具字盧本久之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本無誠能  
 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本無誠能  
 之能字無爲之二字奈何下無荆字一本善見作  
 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堪作棋下無抗字此臣  
 下有之字拍作膚下無也字夫入下無之字與許  
 視作怙視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  
 及字曾本和無而字一本微作濮曾本不復作  
 不後坊本慷慨羽聲作羽聲忱懷指作衡畏慕作  
 怖一字拒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間  
 有之字陛下無下字纂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

無曰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搵下無抗  
 字高本袖絕作絕袖坊本操作揆高本時惶作時  
 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  
 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荆字下同坊本  
 無秦王下之字高  
 本良久下無已字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終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戰國策正解卷十

橫田惟孝著

宋

景公 凡四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般音班下同為于偽反。公輸姓般名魯之巧

人也高誘曰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

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重直龍反藉在夜反。墨子名翟宋

人也高誘曰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脰也愚謂藉借也言吾自在宋聞子將攻宋吾欲假借子殺宋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我國策正解 卷十 後周園藏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賢通

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

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王見翟於楚王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

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

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

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

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

梓榎枏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雲

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云人臣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臣如臣字作忠

臣即人也坊本短並作短枏作楠樟作章請作諂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微召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

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

王之有以命敝邑使者之使所吏及下同夫音扶趙

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

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

宋故宋不利之也鮑彪曰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

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

有也蓋言不失邯鄲不敢斥言之詞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

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

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矣言不與梁深入也故兵退難解德施於

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且反解音蟹施

始政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思自此至卷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

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今君少主

也而務名九字無公字文意尤順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

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令力呈反○高誘曰事

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關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

宋與楚為兄弟關君長曰約結和齊攻宋楚王言救

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宋因楚將救已

於齊賣謂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

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

宋易矣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易以

剔成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所索

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作歡言與使者歡也說見趙策臧子憂而反其御曰

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

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

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臧

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楚王許而不救果如

臧子之所意

考異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有之字坊本果下無攻字

君偃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剔成弟驪王

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驪字姚宏曰新序爵生驪按

通鑑作驪集覽云驪字韻書無之正誤說苑作鷓字林云鷓屬恐古字亦作驪是疑驪為鷓此說似是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

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

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射食亦反下當作地新

冠鮑彪曰冠不覆額愚按韓子蔣席額緣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

後世國策正解 卷十 四

無顏緣是額顏同義蓋冠無顏緣故不覆額駭驚擾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

禍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為謂不脩德也言宋恃祥而不修德故祥反為禍也

考異坊本亟作速

凡六章

衛

靈公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近附近之近○近近狎也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雍與孟子與此同說苑作雍睡蓋音相近而通用關君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

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入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昔日猶言夕者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

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

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并音係煬

音揚○煬對火也淮南子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只關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人當竈以喻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引靈公事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闕文鮑彪不察焉此誤矣

考異諸本奚為作日一字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 凡三章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

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

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吏及下同將下之下

遇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見秦策黃國名也關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

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斜文

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緄也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

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

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

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夫音扶惡烏路反○南文子衛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

功處其上倫輩類也議謂諧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來衛也

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

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城帥師

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

駒駘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百字衛君大說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

說音悅○關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懼謂懼心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

致之君其圖之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也。反還也。

**考異**

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二。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乘繩證及○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

**嗣君**

凡五章。

秦攻衛之蒲，胡行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

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除為衛之為餘，並于偽反，下為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賴利也。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樗里疾曰：奈何？胡行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守于又反。

下同。○戒謂告之以釋攻。

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

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使  
待胡行胡行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擣里子亦得三  
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考異** 坊本無復字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

金謂使客得見魏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

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

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温客趨出，至郎

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即廊，鮑彪

念得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

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夫音扶，

奚以知之也？王問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

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趨音促，○曰字

**考異** 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

氏。高誘曰：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賤其號為君也。

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名，未知孰是。左氏：衛邑也。吳師道曰：衛

君贖之者，耻其失政廢刑爾。羣臣諫曰：以百金之

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君曰：治無小亂，

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

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治直吏反。○碩哲夫曰。百恐里誤。愚謂言雖小國無不治。雖大國無不亂。教化喻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為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耻。則地雖大。將何以用之。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 坊本以百作一百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銳反。○人生勿益損謂使之一如其教。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縲錯拏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死也食字恐衍高麗猶甚美也。謂好觀美縲錯拏薄二臣名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縲縲錯

主斷於國而拏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

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蓋臣不敢言君之滅亡泛言子孫故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

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縲錯拏薄之族皆逐也。相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 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拏驂無答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上時  
掌反。○高誘曰：拍擊也。兩旁曰：駮。駮中曰：服。擊其駮，則中兩服馬不勞。答也。愚謂：扶下疑脫。下字謂人扶婦下車送母。母送婦者，是蓋為交淺言深也。首尾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得之矣。

**考異** 高本無母下曰 字坊本要作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匠反。○樂羊

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徇國之法。

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 坊本稱之下有曰 字食子間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

趙為王。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爭之。而為王也。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以中山小國故

齊羞並為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

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大恐之恐丘

必恐同。素所白反。○鮑彪曰：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

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為王。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為于偽反。下為齊見趙魏為君廢同齊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

之齊疑當作登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中山蓋二字誤合而為羊也下同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

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

難乃且反○為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為齊難已為主也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為久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

塞先北反○關君長曰同欲者欲已得之而相憎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獨不欲與之為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

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為王而持親厚之臨猶臨御也密策也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

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行令字大國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

邑以貽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乘繩證反下同○侔

也藍諸君患之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

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

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

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

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

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為

遂定之事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

銳反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

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

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

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旦反。○關君長曰。為謂其所為也。費謂割地。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為中之為于偽反。與聞之與音預。○隘塞也。即謂閉關不通使者。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

之矣。高誘曰。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 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佐王下無中山二字。高本聞之下無必字。

司馬憲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使。及下同。

為于偽反。下為已為司同。相息亮反。下同。○高誘曰。憲。中山臣也。使於趙。為已求相於中山也。

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

乘繩證反關君長曰食盡其肉而不饜不敢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當抵

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憲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

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君開

長曰中山君以為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陸深曰弘中司憲而先露言故憲得反客為主以中

公孫妙哉

考異

坊本憲並作善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相息亮反難乃旦反下同○陰簡中山君美人

也難忌也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

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

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憲與趙使者語中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

與令力呈反下同○憲從簡言令司馬憲曰君弗與

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言趙王必怒田簡自謂取

使可以為司馬憲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于為

偽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憲取使者之歡也為司馬憲謂無內難為陰簡謂立為正后此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自謂作自為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陰姬即陰簡江姬亦美人也

司馬憲謂陰姬

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

見臣乎

公父也言陰姬得為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父

陰姬公稽首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稽遣禮及○關君長曰

司馬憲

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

聞字疑涉下文而誤行或能字

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

王說

音悅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

貧富君臣賢不肖尚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

之開君長曰商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

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

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

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

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

之姬也

權頰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行言不能及謂言之不足盡其美也准鼻頭頰額權輔

骨衡眉上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

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即若歸報

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考異

坊本連前章于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直朝

遙及下同。窮閭隘巷，不容高蓋駟馬，故傾之也。

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

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懼。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鮑彪曰：本謂農業，情懼皆不強力也。

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

坊本疵作疵，車下有者字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說始銳反。都士大夫謂諸都邑之

士大夫也。閻若璩曰：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不遍不及子期也。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  
餓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  
死之故來死君也謂戎事死君謂為君死也中山君  
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  
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二人

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滄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 坊本擊作翠滄作食一本作殮坊本餌之作臣父纂士二人作二死士盧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

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

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

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 魏一本以上二章在下樂羊為魏將章之前坊本襄作桓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 終

